

论当前中美俄三边关系新特征和新趋势

○ 王郅久

[内容提要]国际金融危机以来,中美俄三边关系进入以合作为主的新阶段。在普京重新出任总统后,美俄能否在欧洲反导问题上形成共识,将成为影响美俄关系发展的重要因素。未来,中美俄三边关系将会是各国在争取自身战略利益的过程中不断寻求妥协,将彼此间的竞争控制在规则允许的范围内。基于美国实力相对衰弱、俄中实力上升、解决全球性和地区问题上需要合作等因素,三国关系仍可能以继续保持建设性合作的基本态势向前发展。

[关键词]中美俄 三边关系

[作者简介]王郅久,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俄罗斯研究所研究员、和平与发展研究中心特约研究员。

[中图分类号]D81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6241(2012)01-0016-04

自2008年发生国际金融危机以来,中美俄三边关系总体呈现相互对抗(或许是阶段性)减弱、合作行动明显增多的新特点。随着2012年俄美总统大选来临,特别是双方在反导谈判上陷入僵局,俄美关系出现趋紧之势,但综合各类因素看,未来中美俄三边关系仍将维持合作为主,伴随竞争甚至局部对抗的复杂特征。认清三方相互关系的这一特征,予以积极应对,将有利于降低国际热点问题“温度”、克服国际金融危机影响、促进国际关系进一步缓和。

一、三边关系新特征

新一轮中美俄三边互动,始自2008年11月“20国集团”华盛顿峰会和2009年奥巴马政府“重启”美俄关系,2010年美俄同时参与东亚峰会则赋予三角关系新的内涵。新时代条件下,中美俄关系具有鲜明的新特点。

首先,关系性质发生有利于彼此合作的新变化。冷战时期的三角对立和“拉一打一”格局不再,

冷战结束后形成的中俄对美“二对一”关系也逐渐淡化,三国都更重视发展每一对“双边”关系,并注重避免过分刺激第三方。如俄美“重启”关系以缓和布什时期日益紧绷的双边关系,防其滑向新冷战,同时开启双边合作的新阶段,并非为了对付中国;中美加强经济与安全对话,但不炒作“G2”话题,也是避免刺激俄罗斯;中俄加强“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但也低调处理诸如在上海合作组织等机制中的安全合作,不使之成为针对美国的军事安全组织。三国都能谨慎处理双边和与第三方利益攸关的问题,恪守底线。如在阿富汗问题上美以反恐名义打击塔利班,尽管俄认为美战略目标不会局限于此,但仍提供过境物资运输通道予以支持,中国也在联合国等场合讨论阿富汗问题时予美以必要的配合。这是全球化、多极化时代大国关系的新特点。

其次,共同目标的增多为合作创造了新条件。2008年以来发生的国际金融危机,源自美欧,波及世界,而解决危机问题已不能单靠西方世界,而是需要包括中俄在内的新兴经济体国家与美欧的合

作。尤其中国经济保持强劲增长、俄迅速摆脱危机保持中速增长都有助于美国和国际社会克服经济危机。事实上,近年来三国在反恐怖、反扩散、反衰退、反危机、防气候变化等诸多领域共识增多、合作面不断增大,譬如处理伊朗核问题上,三国都以维护国际核不扩散条约体系为基础,通过适当制裁和对话相结合,努力促成伊朗放弃核武开发企图。又如,在叙利亚问题上,中俄在联合国都投票反对有关制裁叙利亚的决议,也主要是双方对叙问题的看法相近或相同,并非刻意联手对付美国。在此问题上,三方尽管立场不完全一致,但仍在联合国人权理事会上通过要求叙利亚当局停止镇压示威者的决议。这说明以往那种单线条、粗放式的三角互动模式正在转向异常复杂的多元合作格局。

其三、力量消长因素使关系结构发生改变。近年来中国经济快速发展,综合国力明显增强,在国际事务中的影响力也逐年上升;而美国虽未出现明显衰退趋势,但债务危机累及综合国力发挥,在很多方面表现出政治野心与经济实力难以匹配的“窘境”;俄综合实力虽难与美抗衡,但其军事、科技、资源等“国家资本”不容小觑,特别是近十年来在普京及“梅普组合”强势领导下,俄综合国力恢复加快,争当世界强国已成坚定的国家战略目标,对美在国际上的肆意妄为日益不满,反制意识不断增强。面对这些变化,美紧迫感、焦虑感明显上升。在美全球战略布局中,中美矛盾上升,中国正成为美首要竞争对手和防范对象,尤其在东亚地区,美正以“重返亚洲”为口号,不仅持续增兵,还极力推进针对中国的军事部署,企图压缩中国在亚太的活动空间和影响力。但双边经济关系基础雄厚,相互依存度超过以往各个时期,这些因素促使双方在处理各类问题时均非常慎重,谁都不敢贸然行事。从俄美关系看,北约东扩、反导系统两大核心矛盾一度趋缓,梅、普发展经济、稳定对美关系意志坚定,美俄正面冲突概率减少、烈度降温。近来俄对美在反导问题上的“毫不妥协”强烈不满,宣布以强硬反制措施促美改变立场,但俄也留有通过谈判解决问题的余地,仍希望继续发展与美战略合作关系。凡此种种表明,中美俄关系结构正在发生新变化,三边关系的旧矛盾和新问题依然不少,但通过谈判解决问题的意愿强烈,发生正面剧烈冲突的可能性

在下降。

二、普京再任总统对三边关系的影响

中美俄三边关系的新变化既是时代发展的结果,也是三国领导人及其所实施的政策所致。过去四年梅德韦杰夫作为俄总统而奉行的政策基本还是普京所制订的,这在他上任后修改的《俄罗斯外交政策构想》上得到充分体现。该文件只对2002年普京主持制订的同名文件作了少量政策调整,在政策实施中梅普也基本保持一致。现在普京已经正式登记成为代表“统一俄罗斯党”的总统候选人,参加将于2012年3月举行的俄总统选举,如不出意外,他能在选举中获胜,并第三次出任俄总统,任期6年,直到2018年。根据普京的行事作风和所确定的“强国”战略,现在就有人担心他执政后未来俄美关系的紧张度会否上升,中俄关系的竞争面是否将有所扩大,中美俄三边关系的不确定性和不稳定性会否增加。综合分析普京的执政理念和俄美、俄中关系,可以认为这种担忧有一定理由,但维持三边良性互动关系也并非不可能。

分析普京对美政策,可以看出合作与对抗呈动态并存状态,但双边关系对抗烈度均在双方可控范围内,也就是说双方对抗程度不可能使国家关系完全破裂。这是因为俄美关系大都因美主动对俄施压而变坏,俄方以被动回应为主,有时俄方也以“挑战”的姿态出现,但也主要是为回应美方的挑战。普京对美不断推动北约东扩、压缩俄“战略空间”非常不满,反对美在欧洲部署导弹防御系统,对美在亚太、中亚、中东等地咄咄逼人的战略攻势保持警惕,坚决反对美在独联体地区搞“民主”渗透和纵容“近邻”国家加快“脱俄”的行动。普京在第二任期与美国布什政府的关系跌入低谷,主要还是基于美国和北约在2004年将罗马尼亚、保加利亚、斯洛伐克、斯洛文尼亚和波罗的海三国同时拉入北约,将北约东部边境直接推进到与俄接壤。在此背景下,2007年普京在德国慕尼黑安全会议上发表著名的反美和反北约讲话,直到在当年的国情咨文中将美国称为“狼同志”,双边关系跌入谷底。2008年的俄格冲突实际上也是俄美上述冲突的延续,其中包含梅普以惩罚格的方式来“回击”北约东扩。2007

年以后,普京也未再访美。

奥巴马“重启”美俄关系后,双边关系确有明显改善,双方签署了“进一步削减战略武器条约”,并就俄入世、重启双边民用核合作等达成一致,两国航天合作、能源合作等也取得进展。但两国在欧洲反导问题上难以取得实质性突破,已经严重影响双边关系。2011年11月23日,梅德韦杰夫发表声明,对双方未就反导问题达成协议表示失望和不满,宣布多项反制措施,同时仍留有余地,并敦促美方认真对待俄建议,期望最终能达成妥协。从各方面分析看,美方已将解决该问题的议程推迟到2012年5月的北约—俄罗斯芝加哥峰会,届时普京可能就任新总统,若双方达成妥协,这将可视为美国为普京上任所送的一份“厚礼”,否则将是美对普京的严重“挑战”,到那时不论奥巴马是否连任,俄美关系都将不可避免地出现“倒退”,也有可能为未来整个普京执政时期的双边关系蒙上“阴影”。俄美关系重新陷入冷淡,也将不可避免地使中美俄三边关系发生新的变化。

中俄关系不论在普京还是梅德韦杰夫任总统期间均得到稳定发展和提升。普京是新时期中俄关系发展的重要奠基人之一,正是在他任总统的2001年,双方签署了《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它为两国关系健康、持续发展奠定了可靠的法律基础。普京也反复强调中俄有着“特殊关系”,“这不仅是因为我们是邻国,还因我们在解决共同的任务,共同的问题,我们对国际社会中的很多事务有共识”。他认为中国是俄罗斯“可靠的战略伙伴”。^[1]

事实上,目前的中俄关系确实进入历史最好时期,它充分体现在两国政治上不断增强互尊和互信、经济上积极谋求互利和共赢、安全上注重互依与配合、人文上促进相互交流与借鉴,双边合作领域的广度、合作深度和高度均在不断拓展。2011年6月两国元首在纪念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订十周年声明中重申,双方将继续致力于发展“平等信任、相互支持、共同繁荣、世代友好的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2]这是对现实和未来中俄关系发展提出的新指导方针,普京作为现任总理和俄未来总统,直接参与了这一方针的制定,有利于未来两国关系的持久健康发展。现在普京作为总统候选人已经提出了未来施政的基本框架和目标,其中包括经济上

将在2020年前进入世界前五强和发达国家行列,军事上将与美国保持战略平衡等。在发展中俄关系上,他表示“愿同中方共同努力,进一步增进战略互信,保持高层交往势头,深化各领域务实合作,把俄中战略协作伙伴关系推向前进”。^[3]中国一直重视发展双边关系,将俄视为国际上最重要的战略协作伙伴之一,这表明,中俄关系未来应能继续保持平稳发展势头。

三、中美俄三边关系发展趋势

在全球化、多极化加速发展的今天,中美俄作为三个具有完全独立自主决策权的世界大国,对世界形势的发展走向仍将保持独特的影响力,三国之间的关系好坏也必须会影响到国际局势的未来走向。

未来三国无疑都会尽最大努力争取各自走强,相互之间走向或明或暗、有意无意的竞争应是常态,关键是在竞争和发展过程中,彼此能否保持必要和合理的包容、妥协与合作,能否将彼此间的竞争努力控制在国际法和规则允许的范围之内。

现在美国虽被伊拉克和阿富汗两场战争及债务危机折腾得有些力不从心,但其执意“领导世界”的雄心犹存,布满世界的军事力量仍在,科技创新能力和以金融和知识经济为龙头的整体经济实力仍保持世界领先水平,对国际社会的综合影响力仍不可小视。同时应当看到,美“以实力作后盾”、以冷战思维为指导的外交政策在国际上已不再畅行无阻,而是受到越来越多国家的抵制。中俄作为两个崛起中的世界大国,在政治、经济和军事安全领域中的对美制约能力也在逐步提高,这将使美国不论在国际事务中,还是在对华对俄关系中被迫选择更多妥协,而非一味用强。

俄罗斯将在普京领导下继续实现雄心勃勃的

[1]В. В. Путин на встрече с Председателем Постоянного комитета Всекитайского собрания народных представителей У Банго, 14 сентября 2011. <http://premier.gov.ru/events/news/16478/>.

[2]关于“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十周年的联合声明[N]. 人民日报, 2011-06-17, 第4版.

[3]胡锦涛会见俄罗斯总理普京 [N]. 人民日报, 2011-10-13, 第1版.

“强国”计划,因此更需要稳定的国际和国内环境。只要美在政治上不过分刺激俄罗斯,安全上不过分挑战俄的重要战略利益,俄仍愿意与美维持建设性战略伙伴关系。

中国的发展和走强同样不可逆转,而中国的未来发展也需要和平的国际环境,需要良好的中俄和中美关系作为外部支撑。中国无意与美在政治、经济和安全上一争高下,而是希望按照本国实际情况和既定目标保持稳步发展,不断改善人民的生活水平,实现国家的繁荣和富强。中国与美国和俄罗斯在发展过程中,有些方面可能会有一些竞争。而美国在对待竞争的态度上,因受“实力决定一切”的传统思维和“在不断树敌和对抗中求发展”的冷战思维影响,在处理与中俄关系时,容易把一般的国家间发展差异上升到战略对抗层面去看待,并试图从“战胜”对手的心态出发处理问题,容易充当“挑事者”角色。

俄罗斯现处在实力恢复和养精蓄锐期,一般不会主动向美挑战,即使以坚定甚至强硬姿态维护俄罗斯利益著称的普京再次当选总统后,他也会以尽可能理性的方式去处理对美关系,为俄罗斯稳定发展营造良好的外部环境。俄中战略协作关系已非常成熟,双方都有真诚的愿望继续扩大和深化相互信任与合作的基础,使双边关系向着世代友好、共同繁荣的方向发展。中国愿意在遵守有关国际规则的前提下,与美国和俄罗斯开展有益的合作与竞争,愿意通过谈判解决彼此间出现的问题。因此,未来三边关系发展是否和平与稳定,关键取决于美国在对俄和对华关系中是否采取富有理性和建设性的政策,同时也取决于俄中是否长期坚持奉行与美合作的意愿和政策。只有三方相互不断释放善意,良性互动才能成为可能,否则,彼此一味增加猜疑,互信空间必将不断被压缩,相互关系也会陷入日趋紧张。

现在和未来需要三国共同参与的议题持续增多,使得中美俄可以利用多种平台继续开展有益合作。随着全球化的发展,国与国、人与人的交往方式日益便捷,国家间的共同利益也在不断增多,“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的局面比比皆是。气候变化导致南北和冷暖地域不时出现“同此凉热”的景象,它的影响所及也绝非一个国家或一个洲区,而可能是大

半个地球甚至全球,此次始自美国的金融危机传导速度之快之广也是过去难以想象的,而治理它也需要全世界“总动员”,仅靠实力强大的美国和欧盟是不能胜任的;国际航运安全、能源安全、粮食安全、核不扩散、太空安全、网络安全等都需要中美俄联合应对。在全球化迅速发展的背景下,如何建立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政治、经济、安全等治理制度和有效治理机制,如何适应国际力量和格局变化所带来的影响,如何实现人类渴望和平与幸福生活的理想目标,都需要中美俄这样的大国来思考和推动,更需要中美俄三国的密切协调与合作。

随着全球性问题不断增多,现在中美俄合作的平台也越来越多,除联合国及其所属机构以及亚太经济合组织等区域组织外,全球气候大会、“G20”峰会、东亚峰会等新平台不断出现,尽管各方的利益和立场不尽相同,但有了这些平台,三国就有了更多互相了解、沟通与合作的机会,也就为解决各类三国彼此间和其它国际间重大问题创造了条件。阿富汗问题、朝鲜半岛核问题、伊朗核问题、东亚或亚太安全机制的建立等都需要中美俄相互配合,这也会使未来三国间合作只会增多,不会减少。三国关系的实践也证明,三国合作越多越紧密,各自获利也越多、损失越少,对世界和平与发展的贡献也越大,相反则不仅相互消耗巨大,对世界也无益。

诚然,中美俄作为三个大国也不能独立解决世界的主要问题,即使三国一起合作所能解决的问题仍然有限,还需有其他国家或国家集团密切配合,才能解决世界面临的许多重大问题。但三国之间形成良性互动与合作,无疑将对解决一些世界性和地区性难题发挥主导作用,这正是目前和未来国际社会所需要的。因此,中美俄的良性互动,不仅是三国本身的需要,更是世界的期待。

[收稿日期 2011-12-20]

[修回日期 2012-02-02]

Abstracts

1.Changes Come from Turmoils, Hopes Reside in Stagnancy, by Zhu Feng a professor at the School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Peking University, and a member of editorial board of Peace and Development and a guest researcher of CDPS. In 2011, “the Arab Spring” changed the geopolitical ecology of the Middle East and North Africa. The U.S. stepped up readjustment to its global strategy with a high-sounding voice proclaimed its “return to Asia Pacific”. A great surge was felt in the political trend of thoughts in the world, and the world was still faced with various terrorist threats. Economic performances of major western countries went downhill while the newly-emerging economies also slackened the momentum of their rapid growth. In 2012, general elections will be held in quite a few major countries. It is worth attention to see how the world’s political landscape will be rebuilt by what sort of methods. The European debt crisis would be very likely persist, but it will be eased under the intervention of the EU. Situation in the Middle East will attract the most focus of the world’s politics. How the future big-power relations will adjust for the situation in the Middle East, posing new challenges that have direct bearing on the global geopolitical and strategic pattern.

2.A Preview of the International Strategic and Security Tendencies in 2012, by Gao Zugui, a Senior research fellow at the Institute of International Strategic Studies with the Central Party School, a doctoral tutor and a guest researcher of CDPS. International strategic and security situation of 2012 will continue to move in a direction that connects the newly-emerging trends of 2011. Global economic developments are still beset with difficulties. Political and social effects of the financial and economic crises in the U.S. and the European countries are being felt more actually. The turmoil in the Middle East and North Africa tends to be long-lasting. The U.S. is shifting its strategic focus to the Asia Pacific, leading to a speedy reshaping of strategic setups in the region. International rules and regulations will be further changed or rewritten, while China appears poised, with greater urgency, for broader participation in the restructuring of those rules and regulations and for elevation of its discourse power in the international forums. As China’s comprehensive strength and international influence keep on growing, it will have to meet with new challenges in a new situation in its interactions with the outside world.

3.New Characteristics and New Trends in the Present Tripartite Relationship of China, the U.S. and Russia, by Wang Lijiu, a senior research fellow at the Institutes of Contemporary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and a guest researcher of CDPS. Since the outbreak of international financial crisis, the tripartite relationship of China, the U.S. and Russia has entered into a new period centered on renewed cooperation. After Putin is to be reelected as the Russian president, whether the U.S. and Russia can reach a common consensus on the anti-ballistic missile defense issue in Europe will become an important factor that influences the development of relations between the two countries. In the near future, that tripartite relationship will possibly continue to try to seek a compromise in the process where various countries are striving for their own strategic interests and to keep their competitions within the acceptable limit of rules and regulations. In view of the relative decline of the U.S. strength, the gradual ascent to power by China and Russia and the need to enlist cooperation in resolving regional and global issues among them, China, the U.S. and Russia still have to develop their relationship of maintaining the basic posture of constructive cooperation.